

四部
備要
史部

資治通鑑
(三)

039

中

行

國朝
重要
史部

卷一百一十五

三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議議充集賢殿脩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貽賜紫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陳紀二起上章執徐盡玄

世祖文皇帝上諱禧字子華高祖兄

天嘉元年春正月癸丑朔大赦改元齊大赦改元

乾明辛酉上祀南郊齊高陽王湜以滑稽便辟

有寵於顯祖湜常職翻史記索隱曰滑稽亂也稽同也以言滑稽

滑稽如脂如膏崔浩云滑稽者滑稽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言滑稽

出口成章詞不空竭滑稽者滑稽也又姚察云滑稽者滑稽也滑稽如字

滑稽計以其言語滑稽計捷出故云滑稽也尹焞曰便辟足恭也

朱元晦曰便辟謂習於威儀常在左右執杖以撻諸王太

皇太后深銜之及顯祖殂湜有罪太皇太后杖之百

餘癸亥卒辛未上祀北郊齊主自晉陽還至鄴

二月乙未高州刺史紀機自軍所逃還宣城軍所

據郡應王琳涇令賀當遷討平之王琳至柵口

出屯蕪湖又音鎮相持百餘日東關春水稍長長知

舟艦得通琳引合肥淩湖之衆舳舻相次而下舳舻

于江西隔洲而泊明日合戰琳軍少却退保西岸詩少

及夕東北風大起吹其舟艦並壞沒于沙中浪大

不得還浦及旦風靜琳入浦治船治直瑱等亦引軍

退入蕪湖周人聞琳東下遣都督荆襄等五十二州

諸軍事荊州刺史史寧將兵數萬乘虛襲郢州孫瑒

嬰城自守去年王琳東下留孫瑒守郢州琳聞之恐其衆潰

乃帥舟師東下去蕪湖十里而泊擊柝聞於陳軍陳

戰行臺慕容恃德之子子會將鐵騎二千屯蕪湖西

岸爲之聲勢奇丙申瑒令軍中晨炊蓐食以待之

時西南風急琳自謂得天助引兵直趣建康逾七

等徐出蕪湖躡其後西南風翻爲瑒用琳擲火炬以

燒陳船皆反燒其船逆風而用火攻此瑒發拍以擊琳

艦戰船前後置拍又以牛皮冒蒙衝小船以觸其艦并

溶鐵灑之琳軍大敗軍士溺死者什二三溺奴餘皆

棄船登岸爲陳軍所殺殆盡齊步軍在西岸者自相

蹂踐並陷于蘆荻泥淖中淖奴教翻泥也騎皆棄馬

脫走得免者什二三擒劉伯球慕容子會斬獲萬計

盡收梁齊軍資器械琳乘舴艋冒陳走舴艋音

至盩厔欲收合離散衆無附者乃與妻妾左右十餘

人奔齊先是琳使侍中袁泌先美唐翻泌必翻又兵船翻

陳書御史中丞劉仲威侍衛永嘉王莊及敗左右皆

散泌以輕舟送莊達于齊境拜辭而還遂來降還從

江翻下同仲威奉莊奔齊泌昂之子也昂音齊葬文宣

皇帝于武寧陵廟號高祖後改曰顯祖戊戌詔衣

冠士族將帥戰兵陷在王琳黨中者皆赦之隨杜銓

敘將帥亮翻己亥齊以常山王演爲太師錄尚書事

尚書也此翻省以長廣王湛爲大司馬并省錄尚書事

并省并必經翻以尚書左僕射平秦王歸彥爲司空趙郡王

叡爲尚書左僕射詔諸元良口配沒入官及賜人者

並縱遣去年齊顯祖夷諸元沒其家口今縱遣良口奴婢仍不縱也乙巳以太尉侯瑱

都督湘巴等五州諸軍事鎮益城齊顯祖之喪常

山王演居禁中護喪事婁太后欲立之而不果太子

卽位乃就朝列朝直以天子諒陰詔演居東館東館蓋在東宮

昭陽欲奏之事皆先咨決楊愔等以演與長廣王湛

位地親逼恐不利於嗣主心忌之居頃之演出歸第

多不關預或謂演曰驚鳥離巢必有探卵之患難力

南朝今日王何宜屢出中山太守陽休之詣演演不

見休之謂王友王晞曰昔周公朝讀百篇書夕見七

十士猶恐不足錄王何所嫌疑乃爾拒絕賓客常演以

王謙尚書事故稱爲錄王先是顯祖之世羣臣人不自保先悉及濟

南王立禮子演謂王晞曰一人垂拱吾曹亦保優閑

因言朝廷寬仁真守文良主晞曰先帝時東宮委一

胡人傳之今春秋尚富驟覽萬機殿下宜朝夕先後

歸殿下雖欲守藩其可得邪後戶諸卿親承音旨而使他姓出納詔命大權必有所

祚得保靈長乎家祚猶云國祚也演以叔父之親與國同休等

演默然久之曰何以處我戚故言家祚王晞勸常山傾大宗其來久矣

政七年然後復子明辟惟殿下慮之演曰我何敢自

比周公晞曰殿下今日地望欲不爲周公得邪演不

應顯祖常遣胡人康虎兒保護太子故晞言及之齊

主將發晉陽發晉陽者嗣位而詣都時議謂常山王必當留守根

本之地高歡建大丞相府於晉陽又宜根本之地移執政欲使常

山王從帝之鄴留長廣王鎮晉陽既而又疑之乃敕

二王俱從至鄴外朝聞之莫不駭愕朝直又敕以王

晞爲并州長史演旣行晞出郊送之演恐有覘察丑

秦王歸彥總知禁衛楊愔宣敕留從駕五千兵於西

中晉陽在鄴西故謂之西中從才用翻陰備非常至鄴數日歸彥乃知之

由是怨愔領軍大將軍可朱渾天和道元之子也可朱渾道元自龍右歸高歡

每曰若不誅二王少主無自安之理少詩燕王獻謀

處太皇太后於北宮燕因肩翻鄴城有北宮處昌邑翻使歸政皇太后

又自天保八年已來爵賞多濫楊愔欲加澄汰以水

榮者皆從黜免由是嬖寵失職之徒盡歸心二叔以水

疎忌之迹告二王侍中宋欽道弁之孫也宋弁見任於

顯祖使在東宮教太子以吏事欽道面奏帝稱二叔

威權既重宜速去之呂美帝不許曰可與令公共詳

其事故稱之爲令公愔等議出二王爲刺史以帝慈

仁恐不可所奏乃通啓皇太后具述安危宮人李昌

儀昌儀意亦內職而北史后妃高仲密之妻也高仲密因妻而

之昌儀密啓太皇太后史言諱及愔等又議不可令二

王俱出乃奏以長廣王湛鎮晉陽以常山王演錄尚

書事二王旣拜職乙巳於尚書省大會百僚愔等將

赴之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鄭頤止之散騎常侍曰事

未可量不宜輕脫長音愔曰吾等至誠體國豈常山

拜職有不赴之理長廣王湛旦伏家僮數十人於錄

尚書後室錄尚書後室錄尚書安息之所仍與席上勳貴賀拔仁斛

律金等數人相知約曰行酒至惜等我各勸雙盃彼

必致辭我一曰執酒二曰執酒三曰何不執爾輩即

執之及宴如之惜大言曰諸王反逆欲殺忠良邪尊

天子削諸侯赤心奉國何罪之有常山王演欲緩之

湛曰不可於是拳杖亂毆毆鳥惜及天和欽道皆頭

面血流各十人持之燕子獻多力頭又少髮少髮狼

狽排衆走出門斛律光逐而擒之子獻歎曰丈夫爲

計遲遂至於此使太子太保薛孤延等執頭於尚藥

局五代志尚藥局總知御藥事屬門下省後齊制也頤曰不用智者言至此豈非

命也二王與平秦王歸彥賀拔仁斛律金擁惜等唐

突入雲龍門唐突廣韻作情侯不遜也今時謂千乘與者爲唐突見都督叱利驪招

之不進使騎殺之叱利驪復姓開府儀同三司成休寧抽

刀呵演演使歸彥諭之休寧厲聲不從歸彥久爲領

軍素爲軍士所服皆弛仗休寧方歎息而罷演入至

昭陽殿湛及歸彥在朱華門外後齊禁中有朱華門門下掌知朱華閣內諸事宣傳已下白衣齊子已上皆主之又有左右直

長四人朱華閣以外左右衛將軍各一人主之各武衛將軍一人貳屬官直屬屬官皆屬焉分爲左右兩廂

帝與太皇太后並出皇太后之下疑當更太皇太后后坐殿上皇太后及帝側立

演以博叩頭博朱後魏翻成土進言曰臣與陛下骨肉至

親楊遵彥等欲獨擅朝權楊惜字遵彥威福自己自王

公已下皆重足屏氣屏必卸翻共相脅齒以成亂階若

不早圖必爲宗社之害臣與湛爲國事重爲重賀拔

仁斛律金惜獻武皇帝之業共執遵彥等入宮未敢

刑戮專輒之罪誠當萬死時庭中及兩廡衛士二千

餘人皆被甲待詔義翻武衛娥永樂武力絕倫素爲

顯祖所厚叩刀仰視顯祖姓也後魏有姓顯祖者洛叩刀者拔刀

倉猝不知所言太皇太后令却仗不退又厲聲曰奴

輩即今頭落乃退字文覺處之常山長廣身首分矣永樂內

刀而泣太皇太后因問楊郎何在賀拔仁曰一眼已

出太皇太后愴然曰楊郎何所能爲留使豈不佳邪

楊惜主婿故謂之楊郎即留使留之以任使愴初北翻乃讓帝曰此等懷逆欲殺我二

子演湛皆太皇太后之子次將及我爾何爲縱之帝猶不能言太

皇太后怒且悲曰豈可使我母子受漢老嫗斟酌漢

皇辭卑也李太后華族太后拜謝太皇太后又爲太后誓

言演無異志但欲去逼而已逼謂楊惜等以疏離戚故去

演叩頭不止太后謂帝何不安慰爾叔帝乃曰天

子亦不敢爲叔惜況此漢輩但勾兒命兒自下殿去

此屬任叔父處分處昌昌翻遂皆斬之楊惜受託孤之寄不

之勢素盛華人也長廣王湛以鄭頤昔嘗讒已楊惜傳云湛以

書先拔其舌截其手而殺之演令平秦王歸彥引侍

衛之士向華林園魏武之舊也以京畿軍士入守門閣

太后臨惜喪哭曰楊郎忠而獲罪是此非之真也以

御金爲之一眼御金御府親內之曰以表我意演亦悔

殺之於是下詔罪狀惜等且曰罪止一身家屬不問

頃之復簿錄五家楊惜可朱渾天和燕于獻宋王晞固諫

乃各沒一房孩幼盡死兄弟皆除名以中書令趙彥

深代楊惜總機務鴻臚少卿陽休之私謂人曰將涉

千里殺麒麟而策蹇驢可悲之甚也馬黑有日麒麟手見

必此子也弘大也世宗之知武帝史辛丑殂年二魯公幼

有器質特為世宗所親愛朝廷大事多與之參議性

深沈有遠識沈持非因顧問終不輒言世宗每數曰

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引論語孔子之言壬寅魯公即皇

帝位諱魯字彞魯安定大赦五月壬子齊以開府儀

同三司劉洪微為尚書右僕射侯安都父文捍為

始興內史卒官卒官卒于官上迎其母還建康母固求

停鄉里乙卯為置東衡州梁廢已置東衡州為始興蓋

安都從弟曉為刺史從中廢而復置也為子為以為

始興內史並令在鄉侍養以安都能定策以安國六月

壬辰詔葬梁元帝於江寧梁敬帝太平二年周人歸元帝之

車旗禮章悉用梁典齊人收永安上黨二王遺骨

葬之齊二王死見上卷敕上黨王妃李氏還第馮文洛

尚以故意脩飾詣之妃盛列左右立文洛於階下數

之曰遭難流離數所具以至大辱志操寡薄不能自

盡言不能幸蒙恩詔得反藩閭藩閭言藩王汝何物奴

猶欲見侮杖之一百血流灑地秋七月丙辰封皇

子伯山為鄱陽王齊丞相演以王晞儒緩恐不允

武將之意將即每夜載入晝則不與語嘗進晞密室

謂曰比王侯諸貴每見敦迫此晞言我違天不祥恐

當或有變起吾欲以法繩之何如晞曰朝廷比者疎

遠親戚殿下倉猝所行非復人臣之事芒刺在背漢

器實恐違上立之意天也墜先帝之基高歡演曰卿何敢發此言須致卿於法晞曰天時人事皆無異謀是以敢冒犯斧鉞抑亦神明所贊耳演曰拯難匡

時難乃方俟聖哲吾何敢私議幸勿多言丞相從事

中郎陸杳將出使使疏握晞手使之勸進晞以杳言

告演演曰若內外咸有此意趙彥深朝夕左右何故

初無一言史言演非不欲晞乃以事隙密問彥深事隙公

少暇之彥深曰我比亦驚此聲論聲論謂與論皆歸演聲

欲陳聞則口噤心悸噤其禁弟既發端吾亦當昧死

一披肝膽因共勸演演遂言於太皇太后趙道德曰

相王不効周公輔成王演為丞相故呼之為相王演於齊主

能以周公自任而欲骨肉相奪居親親之地猶周公之於成王而不

故趙道德責之而欲骨肉相奪豈居演又啓云天下

皇太后曰道德之言是也未幾幾居演又啓云天下

人心未定恐奄忽變生須早定名位太皇太后乃從

之八月壬午太皇太后下令廢齊主為濟南王出居

別宮濟南以常山王演入纂大統且戒之曰勿令濟

南有他也為演殺濟南王肅宗即皇帝位於晉陽肅宗

后皇太后稱文宣皇后宮曰昭信乙酉詔紹封功臣

禮賜耆老延訪直言褒賞死事追贈名德帝謂王晞

曰卿何為自同外客略不可見自今假非局司但有

所懷隨宜作一牒毛晃曰牒書候少隙即徑進也言少隙

有隙即進也因敕與尚書陽休之鴻臚卿崔劼等三人

如翻翻每日職務罷並入東廊共舉錄歷代禮樂職

官及田市徵稅或不便於時而相承施用或自古為

利而於今廢墜或道德高儻久在沈淪沈淪沈淪或巧

之弊時人服其明而譏其細人君而親小事為細所謂嘗

問舍人裴澤在外議論得失澤率爾對曰陛下聰明

至公自可遠侔古昔而有識之士咸言傷細帝王之

度頗為未弘帝笑曰誠如卿言朕初臨萬機慮不周

悉故致爾耳顏之推曰如是此事安可久行恐後又嫌

疎漏澤由是被寵遇庫狄顯安侍坐被皮義翻帝曰顯

安我姑之子庫狄顯安父于娶勃海今序家人之禮除君

臣之敬可言我之不逮顯安曰陛下多妄言帝曰何

故對曰陛下昔見文宣以馬鞭撻人常以為非今自

行之非妄言邪帝握其手謝之又使直言對曰陛下

太細天子乃更似吏帝曰朕甚知之然無法日久將

整之以至無為耳又問王晞晞曰顯安言是也顯安

干之子也羣臣進言帝皆從容受納從千性至孝太

后不豫帝行不能正履容色貶悴悴秦衣不解帶殆

將四旬太后疾小增即寢伏閣外食飲藥物皆手親

之太后嘗心痛不自堪帝立侍帷前以爪指掌代痛

洛翻苦血流出血友愛諸弟無君臣之隔戊子以長廣

王湛為右丞相平陽王淹為太傅彭城王浟為大司

馬浟夷周軍司馬賀若敦唐大典曰周官大司馬屬官有

任也後周依周官其爵列帥衆一萬奄至武陵日率武州刺

史吳明徹不能拒引軍還巴陵江陵之陷也巴湘

之地皆入於周周使梁人守之太尉侯瑱等將兵逼

湘州賀若敦將步騎救之乘勝深入按賀若敦傳屢戰

軍于湘川九月乙卯周將獨孤盛將水軍與敦俱進

辛酉遣儀同三司徐度將兵會侯瑱于巴丘亮翻會

秋水汎溢盛敦糧援斷絕分軍抄掠以供資費交抄楚

敦恐瑱知其糧少乃於營內多為土聚覆之以米詩少

之瑱聞之良以為實敦又增脩營壘造廬舍為久留

之計湘羅之間遂廢農業梁置湘州於長沙瑱等無如

之何先是土人亟乘輕船去吏翻載米粟雞鴨以

餉瑱軍敦患之乃偽為土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瑱軍

人望見謂餉船之至逆來爭取敦甲士出而擒之裴

別取一馬率以趣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

三馬畏船不上數所角翻然後伏兵於江岸使人

乘畏船馬以招瑱軍詐云投附瑱遣兵迎接競來牽

馬馬既畏船不上伏兵發盡殺之此後實有饋餉及

亡降者瑱猶謂之詐並拒擊之冬十月癸巳瑱襲破

獨孤盛於楊葉洲據姚思廉陳書楊葉洲在盛收兵登岸

築城自保丁酉詔司空侯安都帥衆會瑱南討帥讀

十一月辛亥齊主立妃元氏為皇后世子百年為

太子百年時纔五歲齊主徵前開府長史盧叔虎為

中庶子後齊西下拔之長也叔虎柔之從叔也從才帝

問時務於叔虎叔虎請伐周曰我疆彼弱我富彼貧

其勢相懸然干戈不息未能并吞者此失於不用疆

富也以當時東西二國觀之齊若富疆而其根本實微周若貧

兵野戰勝負難必是胡騎之法非萬全之術也宜立

重鎮於平陽與彼蒲州相對魏神龜元年置雍州於河東延

糧積甲彼閉關不出則稍蠶食其河東之地日使窮

蹙若彼出兵非十萬以上不足為我敵所損糧食當損

資咸出關中我軍士年別一代更戌也穀食豐饒彼來求戰我則不應彼若退去我乘其弊自長安以西民

疏城遠敵兵來往實自艱難與我相持農業且廢不過三年彼自破矣帝深善之齊主自將擊庫莫奚

兵追擊獲牛羊七萬而還又加字十二月乙未詔自今孟春訖于夏首大辟事已款者已款謂因已款也

降亦翻宜且申停及秋冬乃行刑也己亥周巴陵城主尉遲憲餘衆自楊葉洲潛遁質若敦之丙午齊主還晉陽齊

主斬人於前問王晞曰是人應死不得其地耳臣聞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之記王制殿庭非行戮之所帝改容謝曰

自今當爲王公改之爲于帝欲以晞爲侍郎按北史王當作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疎晞曰我少年以來閱

要人多矣少詩解翻要人謂位居勢要者得志少時鮮不顛覆少時言不息始初翻且吾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

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耳好呼初齊顯祖之末穀糴踊貴濟南王卽位齊子

尙書左丞蘇珍芝建議修石鼈等屯自是淮南軍防足食唐杜佑曰石鼈在楚州安宜縣西八十里鄧艾築城於此作白水

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境周瞻齊元陵在唐涿州新城縣肅宗卽位平州刺史嵇暉建議開督亢陂置屯田

又於河內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齊分河內州置懷義等屯由是稍止轉輸之勞此是五代志序齊濟南王至孝

二年春正月戊申周改元保定以大冢宰護爲都督

中外諸軍事令五府總於天官事無巨細皆先斷後五府指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府也庚戌大赦周主

紀方丘甲寅祀感生帝於南郊用鄭玄之說祀感生帝乙卯祭太社齊主使王琳出合肥召募僉楚更圖進

取庚助合州刺史裴景徽老異曰北齊書琳兄珉之壻也請以私屬爲鄉導日鄉齊主使琳與行臺左丞盧

潛將兵赴之琳沈吟不決景徽恐事泄挺身奔齊按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楊州刺史鎮壽陽

己巳周主享太廟班太祖所述六官之法字文泰廟湘州平侯瑱與賀若敦相持日久瑱不能制乃借船

送敦等度江按賀若敦傳借敦慮其詐不許報云湘州我地爲爾侵逼必須我歸可去我百里之外瑱留船

江岸引兵去之敦乃自拔北歸軍士病死者什五六武陵天門南平義陽河東宜都郡悉平五代志

護以敦失地無功除名爲民二月甲午周主朝日於東郊三代之禮春秋朝以秋暮夕月周人以小司徒韋

孝寬嘗立勳於玉壁事見一百五十九卷梁武帝中大同元乃置勳州於玉壁以孝寬爲刺史孝寬有恩信善用間

謀周人皆先知之有主帥許益以所戍城降齊孝寬遣謀取之俄斬首而還師所類離石以南生胡數爲抄

掠五代之志離石郡後齊置西汾州生胡即稽胡之不附屬周者數所角翻抄楚交翻而居於齊境不可

誅討孝寬欲築城於險要以制之乃發河西役徒十萬甲士百人河西龍門遣開府儀同三司姚岳監築之

岳以兵少懼不敢前監工銜翻孝寬曰計此城十日可畢城距晉州四百餘里吾一日創手二日敵境始知

設使晉州徵兵三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二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墮足得辦矣乃令築之齊人

果至境上疑有大軍停留不進其夜孝寬使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縱火傍蒲浪細唐志蒲州萬泉縣有介山介子推處稷山縣有稷山

齊人以爲軍營收兵自固岳卒城而還卒子三月乙卯太尉零陵壯肅公侯瑱卒丙寅周改八丁兵

爲十二丁兵率歲一月而役八丁兵者凡境內民丁分爲八番遞上就役十二丁兵者就役周而復始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周以少

傅尉遲綱爲大司空尉遲綱丙午周封愍帝子康爲紀國公皇子贊爲魯公贊李后之子也贊子六月

乙酉周使御正殷不害來聘周書申徽傳曰御正任專絲綸傳武成元年增置御正四人位上大夫考之唐大典則曰後周依周官春官府置內史中大夫掌王言蓋比中書監令之任後又增爲上大夫小史下大夫比中書侍郎之任小史上士比中書舍人之任然則爲御正者亦代言之職在帝左右又親密於中書杜佑通典御正屬天官府

秋七月周更鑄錢衡翻文曰布泉一當五與五銖並行己酉周追封皇伯父顥爲邵國公以晉公

護之子會爲嗣顥弟連爲杞國公以章武公導之子亮爲嗣連弟洛生爲莒國公以護之子至爲嗣追封

太祖之子武邑公震爲宋公以世宗之子實爲嗣與衛可孤戰歿有子什肥連護什肥與其叔連皆爲高歡所殺無後故以會亮嗣之洛生爲爾朱榮所殺實早卒皆無後故亦立嗣

齊主之誅楊燕也燕因許以長廣王湛爲太弟既而立太子百年湛心不平帝在晉陽湛居守於鄴謂楊燕

守手又翻散騎常侍高元海高祖之從孫也高歡廢嫡高祖元海父思

宗歡之從子散恭實翻留典機密帝以領軍代人庫狄伏連爲幽州刺史斛律光之弟羨爲領軍以分湛權湛

留伏連不聽羨視事齊主以伏連代羨爲幽州以羨代伏連爲領軍以分轄下之權湛知其故乃留伏連不聽其視領軍府事先是濟南閔悼王常在鄴濟南王閔

南復立爲己不利齊主藉歸步握兵以殺楊燕燕死而濟南帝除之帝乃使歸彥至鄴徵濟南王如晉陽湛內不自安問計於高元海元海曰皇太后萬福至尊孝友

異常殿下不須異慮湛曰此豈我推誠之意邪元海乞還省一夜思之湛即留元海於後堂元海達旦不

眠唯遶牀徐步夜漏未盡湛遽出曰神算如何元海曰有三策恐不堪用耳請殿下如梁孝王故事從數

騎入晉陽先見太后求哀梁孝王事見十六後見主上請去兵權見賢通翻以死爲限不干朝政通翻必保太

山之安此上策也不然當具表云威權太盛恐取謗衆口請青齊二州刺史沈靖自居沈持必不招物議

此中策也更問下策曰發言即恐族誅固逼之元海曰濟南世嫡主上假太后令而奪之今集文武示以

徵濟南之敕執斛律豐樂斛律羨字豐樂榮音洛斬高歸彥尊立濟南號令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時也湛大悅然

性怯狐疑未能用使術士鄭道謙等卜之皆曰不利舉事靜則吉有林慮令潘子密曉占候林慮縣漢屬河

天下主湛拘之於內以候之又令巫覡卜之秋翻多云不須舉兵自有大慶湛乃奉詔令數百騎送濟南

王至晉陽九月帝使人酖之濟南王不從乃扼殺之

帝尋亦悔之。冬十月甲戌朔日有食之。丙子齊

以彭城王浹為太保，長樂王尉粲為太尉。樂音洛

齊肅宗出畋，有兔驚馬，墜地絕肋。婁太后視疾問濟

南所在者三，齊主不對。太后怒曰：「殺之邪？不用吾言，

死其宜矣。」遂去不顧。十一月甲辰，詔以嗣子冲眇，可

遣尚書右僕射趙郡王叡諭旨，徵長廣王湛，統茲大

寶。又與湛書曰：「百年無罪，汝可以樂處置之，勿效前

人也。」樂音洛。楚靈王乾鈴之役，楚人殺其諸子，王聞之，自投於車下，其弟勿殺之。余殺人之多矣，能無及此乎？齊肅宗殺其兄之子，臨終乃戒其弟勿殺之。是日殂於晉陽宮。齊肅宗臨終言恨不見太

后山陵。顏之推論曰：「孝昭天性至孝，而不知忌諱，

乃至於此。良由不學之所為也。」趙郡王叡先使黃

門侍郎王松年馳至鄴，宣肅宗遺命。湛猶疑其詐，使

所親先詣殯所，發而視之，使者復命。使疏史湛喜，馳

赴晉陽，使河南王孝瑜先入宮，改易禁衛。癸丑，世祖

即皇帝位於南宮。諱湛，勃海王歡第九子。孝昭帝之母弟。南宮，晉陽南宮也。大赦，改元

太寧。周人許歸安成王瑱。瑱，呼使司會上士杜杲

來聘。周禮：天官之屬有司會，凡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及其財用，在書契版圖者，皆聽其會計以歲月日考其成。鄭玄曰：會計也。司會主天下之大計，計官之長若今尚書。余按後周地官郎唐戶部尚書之任，司會當如唐之度支郎中，而六典不言所以杜佑通典後周司會屬天官府有上悅郎遣使報之并賂以黔中地及

魯山郡。周得黔中則全有巴蜀，得魯山則齊以彭城王浹為太師，錄尚書事。平秦王歸彥為太傅，尉粲為太保。

平陽王淹為太宰，博陵王濟為太尉，段韶為大司馬。

豐州刺史婁叡為司空。五代志：上黨郡，魏郡後魏趙郡王

叡為尚書令，任城王湝為尚書左僕射。居音王，湝并州

刺史斛律光為右僕射，婁叡昭之兄子也。婁昭妻太后

立太子百年為樂陵王。丁巳，周主畋于岐陽。

十二月壬午，還長安。太子中庶子餘姚虞荔御史

中丞孔奭以國用不足，奏立煮海鹽賦及權酤之科。

吳王濞煮海為鹽，今淮鹽也。至此則東南兩海煮鹽之地皆歸於禁，權矣。酤音固，為力計，翻權古岳翻。詔從之。初，

高祖以帝女豐安公主妻留異之子貞臣，徵異為南

徐州刺史。異遷延不就，帝即位，復以異為縉州刺史。

領東陽太守。自侯景之亂，梁南郡王大連之敗，留異跨據東陽陳

又翻下異屢遣其長史王漸入朝，漸每言朝廷虛弱，

義異信之。雖外示臣節，恆懷兩端。恆，戶與王琳自鄱

陽信安嶺潛通使往來。今有嶺路自鄱陽經信州達于都陽，使疏史琳敗，上遣

左衛將軍沈恪代異，實以兵襲之。異出軍，下淮以拒

恪。恪與戰而敗，退還錢塘。異復上表遜謝，時衆軍方

事湘郢，乃降詔書慰諭，且羈縻之。異知朝廷終將討

己，乃以兵戍下淮及建德，以備江路。劉勰曰：建德縣漢會稽郡餘姚縣，唐復置丙午，詔司空南徐州刺史侯安都討

之。

三年春正月乙亥，齊主至鄴。自晉陽宮至鄴辛巳，祀南郊。壬

午，享太廟。丙戌，立妃胡氏為皇后。子緯為皇太子。緯，

貴后魏兗州刺史安定胡延之之女也。戊子，齊大赦。

己亥，以馮翊王潤為尚書左僕射。周涼景公賀蘭

祥卒。涼國公景謐也壬寅，周人鑿河渠於蒲州，龍首渠於同

州。二渠皆丁未，周以安成王瑱為柱國大將軍，遣

杜杲送之南歸。杜杲，今從周書辛亥，上祀南郊。以胡

公配天。胡公始封於陳，故二月辛酉，祀北郊。閏月丁

未，齊以太宰平陽王淹為青州刺史，太傅平秦王歸

彥為太宰，冀州刺史歸彥為肅宗所厚。歸彥以殺楊燕

厚恃勢驕盈，陵侮貴戚。世祖即位，侍中開府儀同三

司高元海御史中丞畢義雲黃門郎高乾和數言其短數所且云歸彥威權震主必為禍亂帝亦尋其反覆之跡漸忌之歸彥始為文宣所親任其後背楊情附孝昭以武成以貪天之功故武伺歸彥還家召魏收於帝前作詔草除歸彥冀州吏翻使乾和繕寫晝日仍敕門司不聽歸彥輒入宮時歸彥縱酒為樂經宿不知至明欲參參朝參也手見曰參至門知之大驚而退及通名謝敕令早發別賜錢帛等物甚厚又敕督將悉送至清陽宮齊有別宮在清淇之陽因以為名五代志清河郡清陽縣舊曰清河縣後齊省員上入焉改為員上隋開皇六年改為清陽將即亮拜辭而退莫敢與語唯趙郡王叡與之久語時無聞者帝之為長廣王也清都和士開以善握槊彈琵琶有寵辟為開府行參軍及即位累遷給事黃門侍郎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皆疾之將言其事士開乃奏元海等交結朋黨欲擅威福乾和由是被疎義雲納賂於士開得為兗州刺史帝徵江州刺史周迪出鎮潞城周迪鎮江州刺史而屯據臨川又徵其子入朝迪越且顧望並不至余慈秋翻迪不進其餘南江酋帥私署令長多不受召類翻長知兩翻朝廷未暇致討但羈縻之豫章太守周敷獨先入朝進號安西將軍給鼓吹一部賜以女妓金帛令還豫章周敷先與周迪分據臨川斯破熊曇迪以敷素出己下深不平之乃陰與留異相結遣其弟方興襲敷敷與戰破之又遣其兄子伏甲船中詐為買人欲襲潞城音未發事覺尋陽太守監江州事晉陵華皎遣兵逆擊之盡獲其船仗監工上以閩州刺史陳寶應之父為光祿大夫五代志建安郡陳寶應父羽子女皆受封爵命宗正

編入屬籍而寶應以留異女為妻陰與異合虞荔弟寄流寓閩中荔思之成疾上為荔徵之寶應留不遣寄嘗從容諷以逆順為千客翻寶應輒引它語以亂之寶應嘗使人讀漢書臥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蹶然起坐曰可謂智士寄曰通一說殺三士何足稱智班固曰蒯通一說而費三僞應劭注云謂蒯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王命論見四十一卷寄知寶應不可諫恐禍及己乃著居士服略翻居東山寺陽稱足疾寶應使人燒其屋寄安臥不動親近將扶之出寄曰吾命有所懸避將安往言託跡關中生死之命縱然於人手無所避之也火者自救之乙卯齊以任城王湝為司徒任音士湝齊揚州刺史行臺王琳數欲南侵尚書盧潛以為時事未可上遣移書壽陽欲與齊和親潛以其書奏齊朝仍上啓請且息兵數所角翻上時齊主許之遣散騎常侍崔瞻來聘且歸南康愍王曇朗之喪曇朗為齊敬帝太平元年琳於是與潛有隙更相表列更翻齊主徵琳赴鄴以潛為揚州刺史領行臺尚書瞻懷之子也高歡起兵於信都崔梁末喪亂鐵錢不行梁普通中鑄鐵錢為參在後力廣翻民閒私用鵝眼錢甲子改鑄五銖錢一當鵝眼之十考異曰隋志在天嘉五年今從陳帝紀後梁主安於儉素不好酒色到好呼雖多猜忌而撫將士有恩以封疆徧隘邑居殘毀干戈日用鬱鬱不得志疽發背而殂年十四葬平陵諡曰宣皇帝廟號中宗太子歸即皇帝位歸字仁讓宣帝之弟改元天保尊龔太后為太皇太后王后曰皇太后母曹貴嬪為皇太妃嬪改二月丙子安成王瑱至建康詔以為中書監中衛將軍上謂杜杲曰家弟今

蒙禮遣實周朝之惠然魯山不返亦恐未能及此

不略以魯山亦恐未及遣安果對曰安成長安一布衣耳而

陳之介弟也也介大其價豈止一城而已哉本朝敦睦

九族恕己及物上遵太祖遺旨下思繼好之義好呼

是以遣之南歸今乃云以尋常之士易骨肉之親非

使臣之所敢聞也使疏上甚慙曰前言戲之耳待杲

之禮有加焉頃妃柳氏及子叔寶猶在穰城上復遣

毛喜如周請之復扶又翻周人皆歸之丁丑以安右

將軍吳明徹為江州刺史督高州刺史黃法耗俱翻

豫章太守又翻周敷共討周迪甲申大赦留異

始謂臺軍必自錢塘上既而侯安都步由諸暨出永

康上時掌翻諸暨縣自漢以來屬會稽郡永康縣吳赤烏八

驚奔桃枝嶺於嚴口豎柵以拒之主翻安都為流矢

所中血流至踝中竹仲翻乘舉指麾容止不變因

其山勢作而為堰也堰於建翻會潦水漲滿安都引船

入堰起樓艦與異城等發拍碎其樓堞梁盧皓翻

異與其子忠臣脫身奔晉安依陳寶應安都虜其妻

及餘子盡收鎧仗而還鏡可亥翻異黨向文政據

新安上以貞毅將軍程文季為新安太守梁寶貞翻

降文季靈洗之子也陳氏建國程靈洗蕭摩訶等俱

月辛丑齊武明婁太后為健將帥讀曰率降戶江翻夏四

幾也幾居豈翻登三臺置酒作樂宮女進白袍帝投

諸臺下散騎常侍和士開請止樂帝怒和士開長

河水清齊主遣使祭之改元河清也自此益無齊青州上言

乙巳齊遣使來聘使疏齊青州上言

先是周之君臣

受封爵者皆未給租賦先翻癸亥始詔柱國等貴臣

邑戶聽寄食佗縣五月庚午周大赦己丑齊以

右僕射斛律光為尚書令壬辰周以柱國楊忠為

大司空六月己亥以柱國蜀國公尉遲迥為大司馬

周之女也勿翻秋七月己丑納太子妃王氏金紫光祿大夫

安欲待齊主如晉陽乘虛入鄴其郎中令呂思禮告

之此王國郎詔大司馬段韶司空婁叡討之歸彥於南

境置私驛聞大軍將至即閉城拒守長史宇文仲鸞

等不從皆殺之歸彥自稱大丞相有衆四萬齊主以

都官尚書封子繪冀州人祖父世為本州刺史得人

心子繪父隆之祖回使乘傳至信都傳張巡城諭以禍福

吏民降者相繼城中動靜小大皆知之歸彥登城大

呼云呼火故翻孝昭皇帝初崩六軍百萬悉在臣手投

身向鄴奉迎陛下當時不反今日豈反邪正恨高元

海畢義雲高乾和誑惑聖上疾忌忠良但為殺此三

人諸人居翻即臨城自刎粉翻既而城破單騎北走至

天津獲之水經注衛漳水逕武邑郡南又東逕武強縣北又東北

木面縛李百藥北齊書劉桃枝臨之以刃擊鼓隨之并

其子孫十五人皆棄市命封子繪行冀州事齊主知

歸彥前譖清河王岳事見一百六十六卷以歸彥家賤

百口賜岳家贈岳太師丁酉以段韶為太傅婁叡為

司徒平陽王淹為太宰斛律光為司空趙郡王叡為

尚書令河間王孝琬為左僕射癸亥齊主如晉陽

上遣使聘齊九月戊辰朔日有食之以侍中

都官尚書到仲舉爲尚書右僕射丹楊尹仲舉慨之

弟子也到潛之曾孫梁初以文學顯以廉自稱吳明徹至臨川攻周迪

不能克丁亥詔安成王頊代之考異曰陳書帝紀云丁亥迪請降詔安成王諱督

衆軍以招納之今從南史迪傳冬十月戊戌詔以軍旅費廣百姓空

虛凡供乘輿飲食衣服及宮中調度悉從減削乘輿證翻

鈞調徒至於百司宜亦思省約十一月丁卯周以趙

國公招爲益州總管丁丑齊遣兼散騎常侍封孝

琰來聘十二月丙辰齊主還鄴還鄴自晉陽齊主逼通

昭信李后文官李后宮曰昭信曰若不從我我殺爾兒后懼從之

既而有娠太原王紹德至閣不得見見實愠曰兒豈

不知邪姊腹大故不見兒后大慙由是生女不舉帝

橫刀詬曰詬許殺我女我何得不殺爾兒對后以刀

環築殺紹德后大哭帝愈怒裸后亂槌之后號天不

已帝命盛以絹囊號戶刀翻流血淋漓投諸渠水良久

乃蘇犢車載送妙勝寺爲尼武成之淫虐又官教之也是以詩書正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直學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八百戶實封陸貲賜紫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陳紀三起昭陽協洽盡宋北闕茂元四年

世祖文皇帝下

天嘉四年春正月齊以太子少傅魏收兼尚書右僕射時齊主終日酣飲朝事專委侍中高元海朝戶甘翻元海庸俗帝亦輕之以收才名素盛故用之而收畏懦避事尋坐阿縱除名考異曰北齊書帝紀正月乙亥容如此之速恐誤今去其日兗州刺史畢義雲作書與高元海論敘時事元海入宮不覺遺之給事中李孝貞得而奏之帝由是疎元海以孝貞兼中書舍人徵義雲還朝和士開復譖元海復扶帝以馬鞭筆元海六十責曰汝昔教我反事見上卷二以弟反兄幾許不義以鄴城兵抗并州幾許無智豈翻出爲兗州刺史甲申周迪衆潰脫身踰嶺奔晉安臨川郡南城縣有東興鄉通晉安依陳寶應官軍克臨川獲迪妻子寶應以兵資迪留異又遣子忠臣隨之虞寄與寶應書以十事諫之曰自天厭梁德英雄互起人人自以爲得之然夷凶翦亂四海樂推者陳氏也樂音洛豈非歷數有在惟天所授乎一也以王琳之彊侯瑱之力進足以搖蕩中原爭衡天下退足以屈強江外瑒他何翻又音鎮屈雄張偏隅亮翻然或命一旅之師或資一士之說琳則瓦解冰泮投身異

域瑱則厥角稽顙書秦晉曰若崩厥角言如角之崩也孟子曰厥角稽顙當以頭觸之委命闕庭斯又天假其威而除其患二也今將軍以藩戚之重變籍故云然東南之衆盡忠奉上勦力勤王豈不勳高寶融寶融以河內歸龍過吳芮吳芮以長沙奉漢高祖賢之制詔卿析珪判野朝日解朝棄瑕忘過寬厚得人至於余孝頃潘純陀李孝欽歐陽頠等朝直遙翻高祖永定元年歐陽頠爲周文所禽潘純陀李孝欽皆王琳將也李孝頃二年爲周迪所禽純陀蓋琳敗而歸陳也頠魚委翻悉委以心腹任以爪牙胸中豁然曾無纖芥況將軍豐非張繡罪異畢謀張繡紹曹操之子其妻于操謝遣之謀頠首言無二心所出遂亡去及破呂布謀生得衆爲之懼操曰夫人孝子親者豈有不忠於君當何慮於危亡何失於富貴四也方今周齊鄰睦境外無虞并兵一向匪朝伊夕非劉項競逐之機楚趙連從之勢從千何得雍容高拱坐論西伯哉五也范曄論陳曰若鷄命會伯豈爲過哉注云言不遇且留將軍狼顧一隅亟經摧衄光武爲敵則不謝西伯也頻數也頻數也聲實虧喪膽氣衰沮其將帥首鼠兩端唯利是視孰能被堅執銳長驅深入繫馬埋輪奮不顧命以先士卒者乎六也裴魚浪翻洎在呂翻將即亮翻帥所類翻被皮義翻先系蕭翻將軍之彊孰如侯景將軍之衆孰如王琳武皇滅侯景於前今上摧王琳於後此乃天時非復人力復扶且兵革已後民皆厭亂其孰能棄墳墓捐妻子出萬死不顧之計從將軍於白刃之間乎七也歷觀前古子陽季孟顛覆相尋餘善右渠危亡繼及子陽公孫述字季孟魏見漢武帝紀天命可畏山川難恃況將軍欲以數郡之地當天下之兵以諸侯之資拒天子之命強弱逆

順可得俾乎。八也。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左傳季文子引史佚之言不愛其親，豈能及物？留將軍身，縻國爵，子尚王姬。王姬，諸侯子與爾縻之子尚我而孤立，危急之日，豈能同憂共患，不背將軍者乎？背，背也而孤立，危急之日，豈能同憂共患，不背將軍者乎？背，背也翻至於師老力屈，懼誅利賞，必有韓智晉陽之謀。張陳井陘之勢，九也。韓智，韓信也。晉陽，趙都也。張陳，張敖與陳餘也。井陘，趙界也。九，九也。軍萬里遠，鬪鋒不可當。北軍萬里遠，鬪鋒不可當。將軍自戰其地，人多顧後，衆寡不敵，將帥不侔，師以無名而出，事以無機而動，以此稱兵，稱，稱也。兵，兵也。未知其利十也。爲將軍計，莫若絕親留氏。留氏，留安之妻也。釋甲偃兵，一遵詔旨。方今藩維尙少，少，少也。皇子幼冲，凡豫宗族皆蒙寵樹，況以將軍之地，將軍之才，將軍之名，將軍之勢，而克修藩服，北面稱臣，寧與劉澤同年而語其功業哉？劉澤，漢高祖功臣也。同年，同年也。覺狂言，斧鉞之誅，其甘如薺。薺，薺也。寶應覽書大怒，或謂寶應曰：「虞公病勢稍篤，言多錯謬，寶應意乃小釋，亦以寄民望，故優容之。」周梁躁公侯莫陳崇從周主如原州，梁躁，梁朝臣也。原州，原州也。親曰：「吾比聞術者言，晉公今年不利，車駕今忽夜還，不過晉公死耳。」比，比也。晉公，晉公也。或發其事，乙酉，帝召諸公於大德殿，面責崇崇惶恐謝罪。其夜，冢宰護遣使將兵就崇第，逼令自殺。護，護也。冢宰，冢宰也。護遣使，護遣使也。儀，壬辰，以高州刺史黃法範爲南徐州刺史。臨川太守周敷爲南豫州刺史。周敷，周敷也。南豫州，南豫州也。周主命司憲大夫拓跋迪，拓跋迪，拓跋迪也。造大律十五

篇。五代志：馬造大律，凡二十五篇。一刑名，二法例，三祀享，四朝會，五婚姻，六戶禁，七水火，八興繕，九衛宮，十市廛，十一關稅，十二劫盜，十三賊叛，十四毀亡，十五違制，十六衛津，十七諸侯，十八廢牧，十九解犯，二十詐僞，二十一請求，二十二告言，二十三逃亡，二十四繫訊，二十五斷獄。當從其制罪。一曰杖刑，自十至五十，二曰鞭刑，自六十至百，三曰徒刑，自一年至五年，四曰流刑，自二千五百里至四千五百里，五曰死刑，罄絞斬梟裂。梟裂，梟裂也。古者公族有罪，梟于甸人，鄭玄曰：懸絞殺之，尸磔絞者，全其身，斬者，殊死梟者，掛其首於木上，裂者，車裂梟堅亮翻。凡二十五等。五刑之屬各有庚戌，以司空南徐州刺史侯安都爲江州刺史。辛酉，周詔大冢宰晉國公親則懿昆，昆，昆也。任當元輔，自今詔誥及百司文書，並不得稱公名，護抗表固讓。三月乙丑朔，日有食之。齊詔司空斛律光督步騎二萬，築勳掌城於軹關。軹關，軹關也。丙戌，齊以兼尙書右僕射趙彥深爲左僕射。左僕射，左僕射也。蓋先是，兼官今夏四月乙未，周以柱國達奚武爲太保。周主將視學，以太傅燕國公于謹爲三老。于謹，于謹也。三老，三老也。謹上表固辭，不許，仍賜以延年杖。戊午，帝幸太學，謹入門，帝迎拜於門屏之間，謹答拜。有司設三老席於中楹，南向。太師護升階，設几，謹升席，南面，憑几而坐。大司馬豆盧寧升階，正爲帝升階，立於斧扆之前，西面。斧扆，斧扆也。西面，西面也。有司進饌，帝跪設醬豆。醬，醬也。豆，豆也。謹食畢，帝親跪授爵以酬。酬，酬也。親爲之袒割，爲于謹袒割。于謹，于謹也。袒割，袒割也。謹跪而執爵，親爲之袒割，有司撤訖。帝北面立而訪道，謹起立於席後，對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木受繩，木受繩也。后從諫，后從諫也。王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又曰：「去食去兵，信不可去。」去食，去食也。去兵，去兵也。願陛下守信勿失。又曰：「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爲善者日進，爲惡者日止。」又曰：「言

行者立身之基。孟行下願陛下三思而言九慮而行勿

使有過天子之過。孟行下如日月之食人莫不知願陛下慎

之帝再拜受言謹答拜禮成而出。三代而下稱尊義老乞

帝行司空侯安都恃功驕橫。孟行下數聚文武之士騎

射賦詩。數同騎奇奇翻齋中賓客動至千人部下將帥

多不遵法度檢問收攝。亮翻帥所類翻輒奔歸安都

上性嚴整內銜之安都弗之覺每有表啓封訖有事

未盡開封自書之云又啓某事及侍宴酒酣或箕踞

傾倚常陪樂遊園襖飲。樂音謂上曰何如作臨川王

時上不應安都再三言之上曰此雖天命抑亦明公

之力宴訖啓借供帳水飾欲載妻妾於御堂宴飲上

雖許之意甚不憚明日安都坐於御座賓客居羣臣

位稱觴上壽。掌翻會重雲殿災安都帥將士帶甲入

殿上甚惡之陰爲之備。此皆日前事史歷敘安都致及周

迪反朝議謂當使安都討之。朝直遙而上更使吳明

徹更工又數遣臺使案問安都部下檢括亡叛使疏安

都遣其別駕周弘實自託於舍人蔡景歷。蔡景歷爲中

帝以來特蒙親任蓋陳并問省中事景歷錄其狀具奏之

因希旨稱安都謀反上慮其不受召故用爲江州五

月安都自京口還建康部伍入于石頭六月帝引安

都宴於嘉德殿又集其部下將帥會于尚書朝堂於

坐收安都囚于嘉德西省。坐徂又收其將帥盡奪馬

仗而釋之因出蔡景歷表以示於朝乃下詔暴其罪

惡明日賜死宥其妻子資給其喪初高祖在京口。高

與王僧辯既平嘗與諸將宴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爲

壽。壽也各稱功伐。日伐高祖曰卿等悉良將也而並

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闇狎於下而驕於上周侯交

不擇人而推心過差侯即傲誕而無厭輕佻而肆志

乙卯齊主使兼散騎常侍崔子武來聘。是言也卒子恤翻

齊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和士開有寵於齊主齊主

外朝視事或在內宴賞須臾之間不得不與士開相

見或累日不歸一日數入或放還之後俄頃即追未

至之間連騎督趣。趣讀茲詔百端寵愛日隆前後賞

賜不可勝紀每侍左右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夜繼

晝無復君臣之禮常謂帝曰自古帝王盡爲灰土堯

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極意爲樂縱橫行

之。勝音升復扶又翻少詩一日取快可敵千年國事盡付

大臣何慮不辦無爲自勤約也帝大悅於是委趙彥

深掌官爵元文遙掌財用唐邕掌外騎兵。外兵及騎兵

相親丞相府外兵曹騎兵曹分掌兵馬及文宣受傳諸司咸歸尚書

惟此一曹不屬謂之外兵省騎兵省據和士開傳時委邕掌外兵白

建寧信都馮子琮胡長榮掌東宮帝三四日一視朝

書數字而已。朝直略無所言須臾罷入長榮僧敬之

子也。胡僧敬見一百五十八帝使士開與胡后握槊河南

康獻王孝瑜諫曰皇后天下之母豈可與臣下接手

孝瑜又言趙郡王徽其父死於非命。徽父琛勸海王徽之

而不可親近。近其由是徽及士開共譖之士開言孝

瑜奢僭徽言山東唯聞河南王不聞有陛下。齊主多居

之地皆在山東帝由是忌之孝瑜竊與爾朱御女言。御女

八十一御女比正四品古之御妻也孝帝聞之大怒庚申頓

飲孝瑜酒三十七盃。飲於孝瑜體肥大腰帶十圍帝

使左右婁子彥載以出酖之於車至西華門煩躁投